資治通鑑/卷18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一百八十六 ◄

資治通鑑
卷一百八十七 唐紀三

► 卷一百八十八

起屠維單閼正月，盡十月，不滿一年。

資治通鑑 第187卷
卷第一百八十七

【唐紀三】　起屠維單閼正月，盡十月，不滿一年。

高祖神堯大聖光孝皇帝上之下武德二年（己卯、公元六一九年）

春，正月，壬寅，王世充悉取隋朝顯官、名士為太尉府官屬，杜淹、戴胄皆預焉。胄，安陽人也。

隋將軍王隆帥屯衛將軍張鎮周、都水少監蘇世長等以山南兵始至東都。王世充專總朝政，事無大小，悉關太尉府；台省監署，莫不闐然。世充立三牌於府門外，一求文學才識堪濟時務者，一求武勇智略能摧鋒陷敵者，一求身有冤滯擁抑不申者。於是上書陳事者日有數百，世充悉引見，躬自省覽，殷勤慰諭，人人自喜，以為言聽計從，然終無所施行。下至士卒廝養，世充皆以甘言悅之，而實無恩施。

隋馬軍總管獨孤武都為世充所親任，其從弟司隸大夫機與虞部郎楊恭慎、前勃海郡主簿孫師孝、步兵總管劉孝元、李儉、崔孝仁謀召唐兵，使孝仁說武都曰：「王公徒為兒女

之態以悅下愚，而鄙隘貪忍，不顧親舊，豈能成大業哉！圖讖之文，應歸李氏，人皆知之。唐起晉陽，奄有關內，兵不留行，英雄景附。且坦懷待物，舉善責功，不念舊惡，據勝勢以爭天下，誰能敵之！吾屬托身非所，坐待夷滅。今任管公兵近在新安，又吾之故人也，若遣間使召之，使夜造城下，吾曹共為內應，開門納之，事無不集矣。」武都從之。事洩，世充皆殺之。恭慎，達之子也。

癸卯，命秦王世民出鎮長春宮。

宇文化及攻魏州總管元寶藏，四旬不克。魏徵往說之，丁未，寶藏舉州來降。

戊午，淮安王神通擊宇文化及於魏縣，化及不能抗，東走聊城。神通拔魏縣，斬獲二千餘人，引兵追化及至聊城，圍之。

甲子，以陳叔達為納言。

丙寅，李密所置伊州刺史張善相來降。

朱粲有眾二十萬，剽掠漢、淮之間，遷徙無常，攻破州縣，食其積粟未盡，復他適，將去，悉焚其餘資；又不務稼穡，民餒死者如積。粲無可復掠，軍中乏食，乃教士卒烹婦人、嬰兒□敢之，曰：「肉之美者無過於人，但使他國有人，何憂於餒！」隋著作佐郎陸從典、通事舍人顏愍楚，謫官在南陽，粲初引為賓客，其後無食，闔家皆為所□敢。愍楚，之推之子也。又稅諸城堡細弱以供軍食，諸城堡相帥叛之。淮安土豪楊士林、田瓚起兵攻粲，諸州皆應之。粲與戰於淮源，大敗，帥餘眾數千奔菊潭。士林家世蠻酋，隋末，士林為鷹揚府校尉，殺郡官而據其郡。既逐朱粲，己巳，帥漢東四郡遣使詣信州總管廬江王瑗請降，詔以為顯州道行台。士林以瓚為長史。

初，王世充既殺元、盧，慮人情未服，猶媚事皇泰主，禮甚謙敬。又請為劉太后假子，尊號曰聖感皇太后。既而漸驕橫，嘗賜食於禁中，還家大吐，疑遇毒，自是不復朝謁。皇泰主知其終不為臣，而力不能制，唯取內庫彩物大造幡花；又出諸服玩，令僧散施貧乏以求福。世充使其黨張績、董浚守章善、顯福二門，宮內雜物，毫釐不得出。是月，世充使人獻印及劍。又言河水清，欲以耀眾，為己符瑞雲。

上遣金紫光祿大夫武功靳孝謨安集邊郡，為梁師都所獲。孝謨罵之極口，師都殺之。二

月，詔追賜爵武昌縣公，謚曰忠。

初定租、庸、調法，每丁租二石，絹二匹，綿三兩；自茲以外，不得橫有調斂。

丙戌，詔：「諸宗姓居官者在同列之上，未仕者免其徭役；每州置宗師一人以攝總，別為團伍。」

張俟德至涼，李軌召其群臣廷議曰：「唐天子，吾之從兄，今已正位京邑。一姓不可自爭天下，吾欲去帝號，受其官爵，可乎？」曹珍曰：「隋失其鹿，天下共逐之，稱王稱帝者，奚啻一人！唐帝關中，涼帝河右，固不相妨。且已為天子，奈何復自貶黜！必欲以小事大，請依蕭察事魏故事。」軌從之。戊戌，軌遣其尚書左丞鄧曉入見，奉書稱「皇從弟大涼皇帝臣軌」而不受官爵。帝怒，拘曉不遣，始議興師討之。

初，隋煬帝自征吐谷渾，吐谷渾可汗伏允以數千騎奔党項，煬帝立其質子順為主，使統餘眾，不果入而還。會中國喪亂，伏允復還收其故地。上受禪，順自江都還長安，上遣使與伏允連和，使擊李軌，許以順還之。伏允喜，起兵擊軌，數遣使入貢請順，上遣之。

閏月，朱粲遣使請降，詔以粲為楚王，聽自置官屬，以便宜從事。

宇文化及以珍貨誘海曲諸賊，賊帥王薄帥眾從之，與共守聊城。

竇建德謂其群下曰：「吾為隋民，隋為吾君；今宇文化及弒逆，乃吾仇也，吾不可以不討！」乃引兵趣聊城。

淮安王神通攻聊城，化及糧盡，請降，神通不許。安撫副使崔世幹勸神通許之，神通曰：「軍士暴露日久，賊食盡計窮，克在旦暮，吾當攻取以示國威，且散其玉帛以勞戰士；若受其降，將何以為軍賞乎！」世幹曰：「今建德方至，若化及未平，內外受敵，吾軍必敗。夫不攻而下之，為功甚易，奈何貪其玉帛而不受乎！」神通怒，囚世幹於軍中。既而宇文士及自濟北饋之，化及軍稍振，遂復拒戰。神通督兵攻之，貝州刺史趙君德攀堞先登，神通心害其功，收兵不戰。君德大詬而下，遂不克。建德軍且至，神通引兵退。

建德與化及連戰，大破之，化及復保聊城。建德縱兵四面急攻，王薄開門納之。建德入城，生擒化及，先謁隋蕭皇后，語皆稱臣，素服哭煬帝盡哀；收傳國璽及鹵簿儀仗，撫

存隋之百官，然後執逆黨宇文智及、楊士覽、元武達、許弘仁、孟景，集隋官而斬之，梟首軍門之外。以檻車載化及並二子承基、承趾至襄國，斬之。化及且死，更無餘言，但云：「不負夏王！」

建德每戰勝克城，所得資財，悉以分將士，身無所取。又不□敢肉，常食蔬，茹粟飯；妻曹氏，不衣紈綺，所役婢妾，才十許人。及破化及，得隋宮人千數，即時散遣之。以隋黃門侍郎裴矩為左僕射，掌選事，兵部侍郎崔君肅為侍中，少府令何稠為工部尚書，右司郎中柳調為左丞，虞世南為黃門侍郎，歐陽詢為太常卿。詢，紇之子也。自餘隨才授職，委以政事。其不願留，欲詣關中及東都者，亦聽之，仍給資糧，以兵援之出境。隋驍果尚近萬人，亦各縱遣，任其所之。又與王世充結好，遣使奉表於隋皇泰主，皇泰主封為夏王。建德起於群盜，雖建國，未有文物法度，裴矩為之定朝儀，制律令，建德甚悅，每從之咨訪典禮。甲辰，上考第群臣，以李綱、孫伏伽為第一。因置酒高會，謂裴寂等曰：「隋氏以主驕臣諂亡天下，朕即位以來，每虛心求諫，然唯李綱差盡忠款，孫伏伽可謂誠直。餘人猶踵敝風，俯眉而已，豈朕所望哉！朕視卿如愛子，卿當視朕如慈父。有懷必盡，勿自隱也。」因命捨君臣之敬，極歡而罷。

遣前御史大夫段確使於朱粲。

初，上為隋殿內少監，宇文士及為尚輦奉御，上與之善。士及從化及至黎陽，上手詔召之，士及潛遣家僮間道詣長安，又因使者獻金環。化及至魏縣，兵勢日蹙，士及勸之歸唐，化及不從，內史令封德彝說士及於濟北征督軍糧以觀其變。化及稱帝，立士及為蜀王。化及死，士及與德彝自濟北來降。時士及妹為昭儀，由是授上儀同。上以封德彝隋室舊臣，而諂巧不忠，深誚責之，罷遣就捨。德彝以秘策幹上，上悅，尋拜內史舍人，俄遷待郎。

甲寅，隋夷陵郡丞安陸許紹帥黔安、武陵、澧陽等諸郡來降。紹幼與帝同學；詔以紹為峽州刺史，賜爵安陸公。

丙辰，以徐世勣為黎州總管。

丁巳，驃騎將軍張孝鋧以勁卒百人襲王世充汜水城，入其郛，沉米船百五十艘。

己未，世充寇穀州。世充以秦叔寶為龍驤大將軍，程知節為將軍，待之皆厚。然二人疾

世充多詐，知節謂叔寶曰：「王公器度淺狹而多妄語，好為咒誓，此乃老巫嫗耳，豈撥亂之主乎！」世充與唐兵戰於九曲，叔寶、知節皆將兵在陳，與其徒數十騎，西馳百許步，下馬拜世充曰：「僕荷公殊禮，深思報效；公性猜忌，喜信讒言，非僕托身之所，今不能仰事，請從此辭。」遂躍馬來降，世充不敢逼。上使事秦王世民，世民素聞其名，厚禮之，以叔寶為馬軍總管，知節為左三統軍。時世充驍將又有驃騎武安李君羨、征南將軍臨邑田留安，亦惡世充之為人，帥眾來降。世民引君羨置左右，以留安為右四統軍。

王世充囚李育德之兄厚德於獲嘉，厚德與其守將趙君穎逐殷州刺史段大師，以城來降。以厚德為殷州刺史。

竇建德陷邢州，執總管陳君賓。

上遣殿內監竇誕、右衛將軍宇文歆助并州總管齊王元吉守晉陽。誕，抗之子也，尚帝女襄陽公主。元吉性驕侈，奴客婢妾數百人，好使之被甲，戲為攻戰，前後死傷甚眾，元吉亦嘗被傷。其乳母陳善意苦諫，元吉醉，怒，命壯士毆殺之。性好田獵，載罔罟三十餘車，嘗言：「我寧三日不食，不能一日不獵。」常與誕遊獵，蹂踐人禾稼。又縱左右奪民物，當衢射人，觀其避箭。夜，開府門，宣淫他室。百姓憤怨，歆屢諫不納，乃表言其狀。壬戌，元吉坐免官。

癸亥，陟州刺史李育德攻下王世充河內堡聚三十一所。乙丑，世充遣其兄子君廓侵陟州，李育德擊走之，斬首千餘級。李厚德歸省親疾，使李育德守獲嘉，世充並兵攻之，丁卯，城陷，育德及弟三人皆戰死。

己巳，李公逸以雍丘來降，拜杞州總管，以其族弟善行為杞州刺史。

隋吏部侍郎楊恭仁，從宇文化及至河北；化及敗，魏州總管元寶藏獲之，己巳，送長安。上與之有舊，拜黃門侍郎，尋以為涼州總管。恭仁素習邊事，曉羌、胡情偽，民夷悅服，自蔥嶺已東，並入朝貢。

突厥始畢可汗將其眾渡河至夏州，梁師都發兵會之，以五百騎授劉武周，欲自句注入寇太原。會始畢卒，子什缽苾幼，未可立，立其弟俟利弗設為處羅可汗。處羅以什缽苾為尼步設，使居東偏，直幽州之北。先是，上遣右武候將軍高靜奉幣使於始畢，至豐州，聞始畢卒，敕納於所在之庫。突厥聞之，怒，欲入寇；豐州總管張長遜遣高靜以幣出塞

為朝廷致賻，突厥乃還。

三月，庚午，梁師都寇靈州，長史楊則擊走之。

壬申，王世充寇穀州，刺史史萬寶戰不利。

庚辰，隋北海通守鄭虔符、文登令方惠整及東海、齊郡、東平、任城、平陸、壽張、須昌賊帥王薄等並以其地來降。

王世充之寇新安也。外示攻取，實召文武之附己者議受禪。李世英深以為不可，曰：「四方所以奔馳歸附東都者，以公能中興隋室故也。今九州之地，未清其一，遽正位號，恐遠人皆思叛去矣！」世充曰：「公言是也！」長史韋節、楊績等曰：「隋氏數窮，在理昭然。夫非常之事，固不可與常人議之。」太史令樂德融曰：「昔歲長星出，乃除舊布新之征；今歲星在角、亢。亢，鄭之分野。若不亟順天道，恐王氣衰息。」世充從之。外兵曹參軍戴胄言於世充曰：「君臣猶父子也，休戚同之，明公莫若竭忠徇國，則家國俱安矣。」世充詭辭稱善而遣之，世充議受九錫，胄復固諫，世充怒，出為鄭州長史，使與兄子行本鎮虎牢。乃使段達等言於皇泰主，請加世充九錫。皇泰主曰：「鄭公近平李密，已拜太尉，自是以來，未有殊績，俟天下稍平，議之未晚。」段達曰：「太尉欲之。」皇泰主熟視達曰：「任公！」辛巳，達等以皇泰主之詔，命世充為相國，假黃鉞，總百揆，進爵鄭王，加九錫，鄭國置丞相以下官。

初，宇文化及以隋大理卿鄭善果為民部尚書。從至聊城，為化及督戰，中流矢。竇建德克聊城，王琮獲善果，責之曰：「公名臣之家，隋室大臣，奈何為弒君之賊效命，苦戰傷痍至此乎！」善果大慚，欲自殺，宋正本馳往救止之；建德復不為禮，乃奔相州，淮安王神通送之長安。庚午，善果至，上優禮之，拜左庶子、檢校內史待郎。

齊王元吉諷并州父老詣闕留己；甲申，復以元吉為并州總管。

戊子，淮南五州皆遣使來降。

辛卯，劉武周寇并州。

壬辰，營州總管鄧暠擊高開道，敗之。

甲午，王世充遣其將高毘寇義州。

東都道士桓法嗣獻《孔子閉房記》於王世充，言「相國當代隋為天子」。世充大悅，以法嗣為諫議大夫。世充又羅取雜鳥，書帛繫頸，自言符命而縱之。有得鳥來獻者，亦拜官爵。於是段達以皇泰主命，加世充殊禮。世充奉表三讓，百官勸進，設位於都常。納言蘇威年老，不任朝謁，世充以威隋氏重臣，欲以炫耀士民，每勸進，必冠威名。及受殊禮之日，扶威置百官之上，然後南面正坐受之。

夏，四月，劉武周引突厥之眾，軍於黃蛇嶺，兵鋒甚盛。齊王元吉使車騎將軍張達以步卒百人嘗寇；達辭以兵少不可往，元吉強遣之，至則俱沒。達忿恨，庚子，引武周襲榆次，陷之。

散騎常侍段確，性嗜酒，奉詔慰勞朱粲於菊潭。辛丑，乘醉侮粲曰：「聞卿好□敢人，人作何味？」粲曰：「□敢醉人正如糟藏彘肉。」確怒，罵曰：「狂賊入朝，為一頭奴耳，復得□敢人乎！」粲於座收確及從者數十人，悉烹之，以□敢左右。遂屠菊潭，奔王世充，世充以為龍驤大將軍。

王世充令長史韋節、楊續等及太常博士衡水孔穎達，造禪代儀，遣段達、雲定興等十餘人入奏皇泰主曰：「天命不常，鄭王功德甚盛，願陛下遵唐、虞之跡。」皇泰主斂膝據案，怒曰：「天下，高祖之天下，若隋祚未亡，此言不應輒發；必天命已改，何煩禪讓！公等或祖禰舊臣，或台鼎高位，既有斯言，朕復何望！」顏色凜冽，在廷者皆流汗。退朝，泣對太后。世充更使人謂之曰：「今海內未寧，須立長君，俟四方安集，當復子明辟，必如前誓。」癸卯，世充稱皇泰主命，禪位於鄭。遣其兄世惲幽皇泰主於含涼殿，雖有三表陳讓及敕書敦勸，皇泰主皆不知也。遣諸將引兵入清宮城，又遣術人以桃湯葦火祓除禁省。

隋將帥、郡縣及賊帥前後繼有降者，詔以王薄為齊州總管，伏德為濟州總管，鄭虔符為青州總管，綦公順為淮州總管，王孝師為滄州總管。甲辰，遣大理卿新樂郎楚之安撫山東，秘書監夏侯端安撫淮左。

乙巳，王世充備法駕入宮，即皇帝位。丙午，大赦，改元開明。

丁未，隋御衛將軍陳稜以江都來降；以稜為揚州總管。

戊申，王世充立子玄應為太子，玄恕為漢王，余兄弟宗族十九人皆為王。奉皇泰主為潞國公。以蘇威為太師，段達為司徒，雲定興為太尉，張僅為司空，楊續為納言，韋節為內史，王隆為左僕射，韋霽為右僕射，齊王世惲為尚書令，楊汪為吏部尚書，杜淹為少吏部，鄭頲為御史大夫。世惲，世充之兄也。又以國子助都吳人陸德明為漢王師，令玄恕就其家行束脩禮。德明恥之，故服巴豆散，臥稱病，玄恕入跪床下，對之遺利，竟不與語。德明名朗，以字行。

世充於闕下及玄武門等數處皆設榻，坐無常所，親受章表。或輕騎遊歷衢市，亦不清道，民但避路而已。世充按轡徐行，語之曰：「昔時天子深居九重，在下事情無由聞徹。今世充非貪天位，但欲救恤時危，正如一州刺史，親覽庶務，當與士庶共評朝政，尚恐門有禁限，今於門外設坐聽朝，宜各盡情。」又令西朝堂納冤抑，東朝堂納直諫。於是獻策上書者日有數百，條疏既煩，省覽難遍，數日後，不復更出。

竇建德聞王世充自立，乃絕之，始建天子旌旗，出警入蹕，下書稱詔，追謚隋煬帝為閔帝。齊王暕之死也，有遺腹子政道，建德立以為鄫公，然猶依倚突厥，以壯其兵勢。隋義成公主遣使迎蕭皇后及南陽公主，建德遣千餘騎送之，又傳宇文化及首以獻義成公主。

丙辰，劉武周圍并州，齊王元吉拒卻之。戊午，詔太常卿李仲文將兵救并州。

王世充將軍丘懷義居門下內省。召越王君度、漢王玄恕、將軍郭士衡雜妓妾飲博，侍御史張蘊古彈之。世充大怒，令散手執君度、玄恕，批其耳數十；又命引入東上閣，仗之各數十。懷義、士衡不問。賞蘊古帛百段，遷太子舍人。君度，世充之兄子也。

世充每聽朝，殷勤誨諭，言詞重複，千端萬緒，侍衛之人不勝倦弊，百司奏事，疲於聽受。御史大夫蘇良諫曰：「陛下語太多而無領要，計云爾即可，何煩許辭也！」世充默然良久，亦不罪良，然性如是，終不能改也。

王世充數攻伊州，總管張善相拒之；糧盡，援兵不至，癸亥，城陷，善相罵世充極口而死。帝聞，歎曰：「吾負善相，善相不負吾也！」賜其子爵襄城郡公。

五月，王世充陷義州，復寇西濟州。遣右驍衛大將軍劉弘基將兵救之。

李軌將安修仁兄興貴，仕長安，表請說軌，諭以禍福。上曰：「軌阻兵恃險，連結吐谷渾、突厥，吾興兵擊之，尚恐不克，豈口舌所能下乎！」興貴曰：「臣家在涼州，奕世豪望，為民夷所附；弟修仁為軌所信任，子弟在機近者以十數。臣往說之，軌聽臣固善，若其不聽，圖之肘腋，易矣！」上乃遣之。

興貴至武威，軌以為左右衛大將軍。興貴乘間說軌曰：「涼地不過千里，土薄民貧。今唐起太原，取函秦，宰制中原。戰必勝，攻必取，此殆天啟，非人力也。不若舉河西歸之，則竇融之功復見於今日矣！」軌曰：「吾據山河之固，彼雖強大，若我何？汝自唐來，為唐遊說耳。」興貴謝曰：「臣聞富貴不歸故鄉，如衣繡夜行。臣闔門受陛下榮祿，安肯附唐！但欲效其愚慮，可否在陛下耳。」於是退與修仁陰結諸胡起兵擊軌，軌出戰而敗，嬰城自守。興貴徇曰：「大唐遣我來誅李軌，敢助之者夷三族！」城中人爭出就興貴。軌計窮，與妻子登玉女台，置酒為別。庚辰，興貴執之以聞，河西悉平。鄧曉在長安，舞蹈稱慶，上曰：「汝為人使臣，聞國亡，不戚而喜，以求媚於朕。不忠於李軌，肯為朕用乎！」遂廢之終身。

軌至長安，並其子弟皆伏誅。以安興貴為右武候大將軍、上柱國、涼國公，賜帛萬段，安修仁為左武候大將軍、申國公。

隋末，離石胡劉龍兒擁兵數萬，自號劉王，以其子季真為太子；虎賁郎將梁德擊斬龍兒。至是，季真與弟六兒復舉兵為亂，引劉武周之眾攻陷石州，殺刺史王儉。季真自稱突利可汗，以六兒為拓定王。六兒隋使請降，詔以為嵐州總管。

壬午，以秦王世民為左武候大將軍、使持節、涼、甘等九州諸軍事、涼州總管，其太尉、尚書令、雍州牧、陝東道行台並如故。遣黃門侍郎楊恭仁安撫河西。

丙戌，劉武周陷平遙。

癸巳，梁州總管、山東道安撫副使陳政為麾下所殺，攜其首奔王世充。政，茂之子也。

王世充以禮部尚書裴仁基、左輔大將軍裴行儼有威名，忌之。仁基父子知之，亦不自安，乃與尚書左丞宇文儒童、儒童弟尚食直長溫、散騎常侍崔德本謀殺世充及其黨，復尊立皇泰主；事洩，皆夷三族。齊王世惲言於世充曰：「儒童等謀反，正為皇泰主尚在故也，

不如早除之。」世充從之，遣兄子唐王仁則及家奴梁百年鴆皇泰主。皇泰主曰：「更為請太尉，以往者之言，未應至此。」百年欲為啟陳，世惲不許；又請與皇太后辭決，亦不許。乃布度焚香禮佛：「願自今已往，不復生帝王家！」飲藥，不能絕，以帛縊殺之。謚曰恭皇帝。世充以其兄楚王世偉為太保，齊王世惲為太傅，領尚書令。

六月，庚子，竇建德陷滄州。

初，易州賊帥宋金剛，有眾萬餘，與魏刀兒連結。刀兒為竇建德所滅，金剛救之，戰敗，帥眾四千西奔劉武周，武周聞其善用兵，得之，甚喜，號曰宋王，委以軍事，中分家貲以遺之。金剛亦深自結，出其故妻，納武周之妹，因說武周圖晉陽，南向爭天下。武周以金剛為西南道大行台，使將兵三萬寇并州。丁未，武周進逼介州，沙門道澄以佛幡縋之入城，遂陷介州；詔左武衛大將軍姜寶誼、行軍總管李仲文擊之。武周將黃子英往來雀鼠谷，數以輕兵挑戰，兵才接，子英陽不勝而走，如是再三，寶宜、仲文悉眾逐之，伏兵發，唐兵大敗，寶誼、仲文皆為所虜。既而俱逃歸，上復使二人將兵擊武周。

己酉，突厥遣使來告始畢可汗之喪，上舉哀於長樂門，廢朝三日，詔百官就館吊其使者。又遣內史舍人鄭德挺吊處羅可汗，賻帛三萬段。

上以劉武周入寇為憂，右僕射裴寂請自行。癸亥，以寂為晉州道行軍總管，討武周，聽以便宜從事。

秋，七月，初置十二軍，分關內諸府以隸焉，皆取天星為名，以車騎府統之。每軍將、副各一人，取威名素重者為之，督以耕戰之務。由是士馬精強，所向無敵。

海岱賊帥徐圓朗以數州之地請降，拜兗州總管，封魯國公。

王世充遣其將羅士信寇穀州，士信帥其眾千餘人來降。先是，士信從李密擊世充，兵敗，為世充所得，世充厚禮之，與同寢食。既而得邴元真等，待之如士信，士信恥之。士信有駿馬，世充兄子趙王道詢欲之，不與，世充奪之以賜道詢；士信怒，故來降。上聞其來，甚喜，遣使迎勞，賜帛五千段，稟食其所部，以士信為陝州道行軍總管。世充左龍驤將軍臨涇席辯與同列楊虔安、李君義皆帥所部來降。

丙子，王世充遣其將郭士衡寇穀州，刺史任瑰大破之，俘斬且盡。

甲申，行軍總管劉弘基遣其將種如願襲王世充河陽城，毀其河橋而還。

乙酉，西突厥統葉護可汗、高昌王麴伯雅各遣使入貢。

初，西突厥曷娑那可汗入朝於隋，隋人留之，國人立其叔父，號射匱可汗。射匱者，達頭可汗之孫也，既立，拓地東至金山，西至海，遂與北突厥為敵，建庭於龜茲北三彌山。射匱卒，弟統葉護立。統葉護勇而有謀，北並鐵勒，控弦數十萬，據烏孫故地，又移庭於石國北千泉；西域諸國皆臣之，葉護各遣吐屯監之，督其徵賦。

辛卯，宋金剛寇浩州，浹旬而退。

八月，丁酉，鄖公薨，謚曰隋恭帝；無後，以族子行基嗣。

竇建德將兵十餘萬趣洺州，淮安王神通帥諸軍退保相州。己亥，建德兵至洺州城下。丙午，將軍秦武通軍至洛陽，敗王世充將葛彥璋。

丁未，竇建德陷洺州，總管袁子幹降之。乙卯，引兵趣相州，淮安王神通聞之。帥諸軍就李世勣於黎陽。

梁師都與突厥命數千騎寇延州，行軍總管段德操兵少不敵，閉壁不戰，伺師都稍怠，九月，丙寅，遣副總管梁禮將兵擊之。師都與禮戰方酣，德操以輕騎多張旗幟，掩擊其後，師都軍潰；逐北二百餘里，破其魏州，虜男女二千餘口。德操，孝先之子也。

蕭銑遣其將楊道生寇峽州，刺史許紹擊破之。銑又遣其將陳普環帥舟師上峽，規取巴、蜀。紹遣其子智仁及錄事參軍李弘節等追至西陵，大破之，擒普環。銑遣兵戍安蜀城及荊門城。

先是，上遣開府李靖詣夔州經略蕭銑。靖至峽州，阻銑兵，久不得進。上怒其遲留，陰敕許紹斬之；紹惜其才，為之奏請，獲免。

己巳，竇建德陷相州，殺刺史呂鋐。

民部尚書魯公劉文靜，自以才略功勳在裴寂之右，而位居其下，意甚不平。每廷議，寂有所是，文靜必非之，數侵侮寂，由是有隙。文靜與弟通直散騎常侍文起飲，酒酣，怨望，拔刀擊柱曰：「會當斬裴寂首！」家數有妖，文起召巫於星下被發銜刀為厭勝。文靜有妾無寵，使其兄上變告之。上以文靜屬吏，遣裴寂、蕭瑀問狀。文靜曰：「建義之初，忝為司馬，計與長史位望略同。今寂為僕射，據甲第；臣官賞不異眾人，東西征討，老母留京師，風雨無所庇，實有觖望之心，因醉怨言，不能自保。」上謂群臣曰：「觀文靜此言，反明白矣。」李綱、蕭瑀皆明其不反，秦王世民為之固請曰：「昔在晉陽，文靜先定非常之策，始告寂知；及克京城，任遇懸隔，令文靜觖望則有之，非敢謀反。」裴寂言於上曰：「文靜才略實冠時人，性復粗險，今天下未定，留之必貽後患。」上素親寂，低回久之，卒用寂言。辛未，文靜及文起坐死，籍沒其家。

沈法興既克毘陵，謂江、淮之南指摠可定，自稱梁王，都毘陵，改元延康，置百官。性殘忍，專尚威刑，將士小有過，即斬之，由是其下離怨。

時杜伏威據歷陽，陳稜據江都，李子通據海陵，俱有窺江表之心。法興軍數敗；會子通圍稜於江都，稜送質求救於法興及伏威，法興使其子綸將兵數萬，與伏威共救之。伏威軍清流，綸軍揚子，相去數十里。子通納言毛文深獻策，募江南人詐為綸兵，夜襲伏威營，伏威怒，復遣兵襲綸。由是二人相疑，莫敢先進。子通得盡銳攻江都，克之，稜奔伏威。子通入江都，因縱擊綸，大破之，伏威亦引去。子通即皇帝位，國號吳，改元明政。丹楊賊帥樂伯通帥眾萬餘降之，子通以為左僕射。杜伏威請降；丁丑，以伏威為淮南安撫大使、和州總管。

裴寂至介休，宋金剛據城拒之。寂軍於度索原，營中飲澗水，金剛絕之，士卒渴乏。寂欲移營就水，金剛縱兵擊之，寂軍遂潰，失亡略盡，寂一日一夜馳至晉州。

先是，劉武周屢遣兵攻西河，浩州刺史劉膽拒之；李仲文引兵就之，與共守西河。及裴寂敗，自晉州以北城鎮俱沒，唯西河獨存。姜寶誼復為金剛所虜，謀逃歸，金剛殺之。裴寂上表謝罪，上慰諭之，復使鎮撫河東。

劉武周進逼并州，齊王元吉紿其司馬劉德威曰：「卿以老弱守城，吾以強兵出戰。」辛巳，元吉夜出兵，攜其妻妾棄州奔還長安。元吉始去，武周兵已至城下，晉陽土豪薛深以城納武周。上聞之，大怒，謂禮部尚書李綱曰：「元吉幼弱，未習時事，故遣竇誕、宇文歆輔之。晉陽強兵數萬，食支十年，興王之基，一旦棄之。聞宇文歆首畫此策，我

當斬之！」綱曰：「王年少驕逸，竇誕曾無規諫，又掩覆之，使士民憤怨，今日之敗，誕之罪也。歆諫，王不悛，尋皆聞奏，乃忠臣也，豈可殺哉！」明日，上召綱入，升御座曰：「我得公，遂無濫刑。元吉自為不善，非二人所能禁也。」並誕赦之。衛尉少卿劉政會在太原，為武周所虜，政會密遣人奉表論武周形勢。武周據太原，遣宋金剛攻晉州，拔之，虜右驍衛大將軍劉弘基，弘基逃歸。金剛進逼絳州，陷龍門。

西突厥曷娑那可汗與北突厥有怨；曷娑那在長安，北突厥遣使請殺之，上不許。群臣皆曰：「保一人而失一國，後必為患！」秦王世民曰：「人窮來歸我，殺之不義。」上遲回久之，不得已，丙戌，引曷娑那於內殿宴飲，既而送中書省，縱北突厥使者使殺之。

禮部尚書李綱領太子詹事，太子建成始甚禮之。久之，太子漸暱近小人，疾秦王世民功高，頗相猜忌；綱屢諫不聽，乃乞骸骨。上罵之曰：「卿為何潘仁長史，乃恥為朕尚書邪！且方使卿輔導建成，而固求去，何也？」綱頓首曰：「潘仁，賊也，每欲妄殺人，臣諫之即止。為其長史，可以無愧。陛下創業明主，臣不才，所言如水投石，言於太子亦然，臣何敢久污天台，辱東朝乎！」上曰：「知公直士，勉留輔吾兒。」戊子，以綱為太子少保，尚書、詹事如故。綱復上書諫太子飲酒無節，及信讒慝，疏骨肉。太子不懌，而所為如故。綱鬱鬱不得志，是歲，固稱老病辭職，詔解尚書，仍為少保。

淮安王神通使慰撫使張道源鎮趙州。庚寅，竇建德陷趙州，執總管張志昂及道源。建德以二人及邢州刺史陳君賓不早下，欲殺之。國子祭酒凌敬諫曰：「人臣各為其主用，彼堅守不下，乃忠臣也。今大王殺之，何以勵群下乎！」建德怒曰：「吾至城下，彼猶不降，力屈就擒，何可捨也！」敬曰：「今大王使大將高士興拒羅藝於易水，藝才至，士興即降，大王之意以為何如？」建德乃悟，即命釋之。

乙未，梁師都復寇延州，段德操擊破之，斬首二千餘級，師都以百餘騎遁去。德操以功拜柱國，賜爵平原郡公。鄜州刺史鄜城壯公梁禮戰沒。

冬，十月，己亥，就加涼州總管楊恭仁納言；賜幽州總管燕公羅藝姓李氏，封燕郡王。

辛丑，李藝破竇建德於衡水。

癸卯，以左武候大將軍龐玉為梁州總管。時集州獠反，玉討之，獠據險自守，軍不得進，糧且盡。熟獠與反者皆鄰里親黨，爭言賊不可擊，請玉還。玉揚言：「秋谷將熟，百姓

毋得收刈，一切供軍，非平賊吾不返。」聞者大懼，曰：「大軍不去，吾曹皆將餒死。」其中壯士乃入賊營，與所親潛謀，斬其渠帥而降，餘黨皆散，玉追討，悉平之。

劉武周將宋金剛進攻澮州，陷之，軍勢甚銳。裴寂性怯，無將帥之略，唯發使駱驛，趣虞、泰二州收民入城堡，焚其積聚。民驚擾悉怨，皆思為盜。夏縣民呂崇茂聚眾自稱魏王，以應武周，寂討之，為所敗。詔永安王孝基、工部尚書獨孤懷恩、陝州總管於筠、內史侍郎唐儉等將兵討之。

時王行本猶據蒲板，未下，亦與武周相應，關中震駭。上出手敕曰：「賊勢如此，難與爭鋒，宜棄大河以東，謹守關西而已。」秦王世民上表曰：「太原，王業所基，國之根本；河東殷實，京邑所資，若舉而棄之，臣竊憤恨。願假臣精兵三萬，必冀平殄武周，克復汾、晉。」上於是悉發關中兵以益世民所統，使擊武周，乙卯，幸華陰，至長春宮以送之。

竇建德引兵趣衛州。建德每行軍，常為三道，輜重、細弱居中央，步騎夾左右，相去二里許。建德以千騎前行，過黎陽三十里，李世勣遣騎將丘孝剛將二百騎偵之。孝剛驍勇，善馬槊，與建德遇，遂擊之，建德敗走；右方兵救之，擊斬孝剛。建德怒，還攻黎陽，克之，虜淮安王神通、李世勣父蓋、魏徵及帝妹同安公主。唯李世勣以數百騎走渡河，數日，以其父故，還詣建德降。衛州聞黎陽陷，亦降。建德以李世勣為左驍衛將軍，使守黎陽，常以其父蓋自隨為質。以魏徵為起居舍人。滑州刺史王軌奴殺軌，攜其首詣建德降。建德曰：「奴殺主大逆，吾何為受之！」立命斬奴，返其首於滑州。吏民感悅，即日請降。於是其旁州縣及徐圓朗等皆望風歸附。己未，建德還洺州，築萬春宮，徙都之。置淮安王神通於下博，待以客禮。

行軍總管羅士信帥勇士夜入洛陽外郭，縱火焚清化裡而還。壬戌，士信拔青城堡。王世充自將兵徇地至滑台，臨黎陽；尉氏城主時德睿、汴州刺史王要漢、亳州刺史丁叔則遣使降之。以德睿為尉州刺史。要漢，伯當之兄也。

夏侯端至黎陽，李世勣發兵送之，自澶淵濟河，傳檄州縣，東至於海，南至於淮，二十餘州，皆遣使來降。行至譙州，會汴、亳降於王世充，還路遂絕。端素得眾心，所從二千人，雖糧盡不忍委去，端坐澤中，殺馬以饗士，因歔欷謂曰：「卿等鄉里皆已從賊，特以共事之情，未能見委。我奉王命，不可從卿；卿有妻子，無宜效我。可斬吾首歸賊，必獲富貴。」眾皆流涕曰：「公於唐室非有親屬，直以忠義，志不圖存。某等雖賤，心

亦人也，寧肯害公以求利乎！」端曰：「卿不忍見殺，吾當自刎。」眾抱持之，乃復同進，潛行五日，餒死及為賊所擊奔潰相失者太半，唯餘五十三人同走，采豆生食之。端持節未嘗離身，屢遣從者散，自求生，眾又不可。時河南之地皆入世充，唯杞州刺史李公逸為唐堅守，遣兵迎端，館給之。世充遣使召端，解衣遺之，仍送除書，以端為淮南郡公、尚書少吏部。端對使者焚書毀衣，曰：「夏侯端天子大使，豈受王世充官乎！汝欲吾往，唯可取吾首耳。」因解節旄懷之，置刃於竿，自山中西走，無復蹊徑，冒踐荊棘，晝夜兼行，得達宜陽，從者附崖溺水，為虎狼所食，又喪其半；其存者鬢髮禿落，無復人狀。端詣闕見上，但謝無功，初不自言艱苦，上復以為秘書監。

郎楚之至山東，亦為竇建德所獲，楚之不屈，竟得還。

王世充遣其從弟世辯以徐、亳之兵攻雍丘。李公逸遣使求救，上以隔賊境，不能救。公逸乃留其屬李善行守雍丘，身帥輕騎入朝，至襄城，為世充伊州刺史張殷所獲。世充謂曰：「卿越鄭臣唐，其說安在？」公逸曰：「我於天下，唯知有唐，不知有鄭。」世充怒，斬之。善行亦沒。上以公逸子為襄邑公。

甲子，上祠華山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